

司马徽新论

——◇ 夏日新 ◇——

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

司马徽对许多人并不陌生,最为人熟知的当是向刘备推荐诸葛亮,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七回即为“司马徽再荐名士,刘玄德三顾茅庐”。这事并非罗贯中的杜撰,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载:“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。德操曰:‘儒生俗士,岂识时务?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’备问为谁,曰:‘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也。’”司马徽字德操,《襄阳记》为东晋人习凿齿所撰,习凿齿为史学家,此处所载即为罗贯中的依据。

司马徽另为人所知的是“好好先生”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篇》注引《司马徽别传》曰:“徽字德操,颍川阳翟人。有人伦鉴识,居荆州。知刘表性暗,必害善人,乃括囊不谈议时人。有人以人物问徽者,初不辨其高下,每辄言佳。其妇谏曰:‘人质所疑,君宜辩论,而一皆言佳,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?’徽曰:‘如君所言,亦复佳。’其婉约逊遁如此。”下面并举出两个实例,一是有人妄认司马徽的猪为自己的,司马徽便送给他,后来猪找到了,那人才不好意思地送还,司马徽反而感谢他;还有一件事是有人向他借蚕具,他将自己养的蚕丢弃而将蚕具借人,故世人称其为“好好先生”。《襄阳记》为东晋人习凿齿所撰,而在此之前西晋张隲所著《文士传》稍有不同,《类林杂说》二引《文士传》载:“司马徽字德操,颍川人,有大度,不说人之短长。所谘请,莫问吉凶,悉称好,终不言恶。有乡人往见徽。徽问安否?乡人云‘子死。’徽曰:‘好。’其妻责之:‘以君有乡人,故语问之。云何闻人死知其好?’徽答曰:‘如卿之言亦好。’”裴松之谓张隲所作《文士传》中王粲劝刘琮投降语为“虚伪妄

作”^①，但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载“(王)粲劝表子琮，令归太祖。”王粲还因此受封为关内侯，可见王粲劝降之事并不“虚伪”。同样，司马徽答人之语或有杜撰，但司马徽遇人光说好话之事却未必“虚伪”。东汉末年社会有评论人物之风气，许多人循此途径求名人评点以求出人头地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注引《世语》载：“(桥)玄谓太祖(指曹操)曰：‘君未知名，可交许子将。’太祖乃造子将，子将纳焉，由是知名。”许子将即许劭，是当时善于鉴拔人才的名士。司马徽号称“水镜”，也以识别人才知名，诸葛亮、庞统即其二例^②，想必当时也有很多上门求其品评。而司马徽为寄寓荆州之人，当时外来人士政治上普遍受到统治者排斥，为明哲保身，只得谨言慎行。故张隲所载司马徽之言或虚，但载司马徽遇人光说好话之事则必事出有因。这才或许是“好好先生”的真正由来。

而不为人所知的还有一个司马徽，即作为“术士”的司马徽。

《宋书》卷23《符瑞志》谓：“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，见于斗牛之间，江东有天子气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0引司马德操与刘嗣恭书曰：“黄旗紫盖，恒见东南，终能成天下之功者，扬州之君子乎？”刘嗣恭当为刘恭嗣之误，即刘廙，《三国志》有传。《刘廙传》载：“刘廙字恭嗣，南阳安众人也。年十岁，戏于讲堂上，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：‘孺子，孺子，‘黄中通理’，宁自知不？’是司马徽曾为刘廙之师，‘黄中通理’语出《易经》。《周易正义》卷一坤卦载：‘君子黄中通理，正位居体，美在其中。’正义曰：‘黄中通理者，以黄居中，兼四方之色，奉承臣职，是通晓物理也。’可见司马徽对刘廙评价之高。刘廙兄为荆州牧刘表所害，刘廙惧奔扬州，司马徽致刘廙信或写于此时。

二

儒家本来与“术士”有别，所谓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(《论语·述而篇》)，然至董仲舒倡“天人感应”之说，“究天人之际”就成了儒学的重要内容。如

① 见《三国志》卷21《王粲传》注引《文士传》后裴松之案语。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598至599页；加参见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第69页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37《庞统传》：“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，统弱冠往见徽，徽采桑于树上，坐统在树下，共语自昼至夜，徽甚异之，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，由是渐显。”

孟氏易学中就杂入阴阳灾变之说,梁丘易学占事知来,为易学一体。京房易继承延寿易,长于灾变,以风雨寒温为候,各有占验。故京房自谓延寿易即孟氏易,“儒者明易,而能通阴阳、五行、消息之宜,可以通天人之际,达万物之情”^①。东汉在孝廉秀才之外,增设科目选拔人才,通阴阳术数者也在选拔之列。《后汉书·左雄周举黄琼传》载范曄论曰:“汉初诏举贤良方正,州郡察孝廉秀才,斯亦贡士之方也。中兴以后,复增敦朴、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节、质直、清白、敦厚之属,荣路既广,舛望难裁。”据《三国志·吴范传》载,他在东汉末年即“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,举有道”。这种仕进道路与社会风气无疑也鼓励社会上许多人研习阴阳术数。

汉末的荆州刺史刘表是儒士出身,喜好学术。他割据荆州期间,从全国招揽了一批学士,在荆州开办学堂,整理典籍。周易是儒家经典,无疑在整理之列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收有刘表署名的“周易五卷,汉荆州刺史刘表章句”。不仅是周易,阴阳术数的专门著作也命人整理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载:“图纬旧说,及汉末刘表为荆州牧,命武陵太守刘歆集天文杂占,名《荆州占》。其杂星之体,有瑞星,有妖星,有客星,有瑞气,有妖气,有日月傍气,皆略其名状,举其占验,次之于此云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载:“汉末,郎中郗萌集图纬讖杂占为五十篇,谓之《春秋灾异》。宋均、郑玄,并为讖纬之注。然其文辞浅俗,颠倒舛谬,不类圣人之旨。相传疑世人造伪之后,或者又加点窜,非其实录。起王莽好符命,光武以图讖兴,遂盛行于世。汉时,又诏东平王苍,正五经章句,皆命从讖。俗儒趋时,益为其学,篇卷第目,转加增广。言五经者,皆凭讖为说。……至宋大明中,始禁图讖,梁天监已后,又重其制。及高祖受禅,禁之愈切。煬帝即位,乃发使四出,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,皆焚之,为吏所纠者至死。自是无复其学,秘府之内,亦多散亡。”可见“术士”在汉时并不禁止,相反,许多儒士兼通阴阳术数之学。著名的如汉末大儒郑玄,《世说新语·文学第四》刘孝标注谓:“(郑)玄少好学书数,十三诵五经,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。年十七见大风起,诣县曰:‘某时当有某灾。至时果然,智者异之。年二十一,兼精算术。’”刘表任荆州刺史时担任荆州五业从事的宋忠也通讖纬之学,曾为《易纬》、《春秋纬》、《孝经纬》、《乐纬》等篇

^① (清)唐宴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中华书局,1996年,第25页。

文字作注^①。不过,有学者认为,刘表重视阴阳术数之学,似还别有深意。清姚振宗《后汉艺文志》曰:“(刘)表在荆州二十年,至于郊祀天地,撰议社稷,欲借以观昧变,故有此作。”^②刘表郊祀天地事,见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:“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,多行僭伪,遂乃郊祀天地,拟斥乘舆。诏书班下其事。”此事也见于《零陵先贤传》:“太祖(指曹操)问(刘)先:‘刘牧如何郊天地?’先对曰:‘刘牧托汉室肺腑,处牧伯之位,而遭王道未平,群凶塞路,抱玉帛而无所聘俯,修章表而不获达御,是以郊祀天地,昭告赤诚。’”^③刘先是刘表使臣,连他也承认刘表曾郊天祀地,则此事当不诬。当然,也不至于像刘先所辩解的那样,只是“昭告赤诚”。因为刘表还不止于“郊祀天地”一事。《三国志》卷29《杜夔传》还载:“杜夔……以知音为雅乐郎……以世乱奔荆州。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。乐备,表欲庭观之。夔谏曰:‘今将军号为天子合乐,而庭作之,无乃不可乎?’表纳其言而止。”刘表是儒士出身,不会不知中国身份地位的严格,而要欣赏为汉主准备的雅乐,其心中虽未必就以为自己已是帝王,但至少已不把当今帝王“汉主”放在眼里。正如王粲所说的:“天下大乱,豪杰并起,在仓促之际,强弱未分,故人各各有心耳。当此之时,家家欲为帝王,人人欲为公侯。”^④刘表指使人编《荆州占》,或许就是为其非分之想服务的。

三

司马徽很早就来到了荆州。《三国志》卷21《刘廙传》载:“刘廙……南阳安众人也。年十岁,戏于讲堂上。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:‘孺子,孺子,‘黄中通理’宁自知不?’”传末载其“黄初二年(221)卒”,注引《廙别传》云:“时年四十二。”则刘廙当出生于汉灵帝光和三年(180),年十岁正当汉献帝

① 李梅训:《谶纬在东汉的兴盛与流传中学者的参与》,《儒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2006年。

② (清)姚振宗:《后汉艺文志》,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《二十五史补编》,中华书局,1956年。

③ 《三国志》卷6《刘表传》注引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216页。

④ 《三国志》卷21《王粲传》注引《文士传》。

初平元年(190),所谓讲堂,有学者认为即是荆州所办的州学^①,则司马徽几乎是与刘表同时来到荆州。

在荆州州学里,集聚了当时全国知名的学者。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载:“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归者,盖有千数,表安慰赈赡,皆得资全。”而安排这些学者的去处之一就是荆州所办的学校。《刘镇南碑》载:“洪生巨儒,朝夕讲海,闾閻如也。虽洙泗之间,学者所集,方之蔑如也。”^②司马徽就是在荆州州学讲学的著名学者之一。《三国志》卷42《尹默传》载:“(尹默)梓潼涪人也。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。默知其不博,乃远游荆州,从司马德操、宋仲子等受古学。皆通诸经史,又专精于《左氏春秋》。”作为当时的著名学者兼通阴阳术数者,司马徽受到刘表父子的关注。《司马徽别传》载:“人谓刘表曰:‘司马德操,奇士也,但未遇耳。’表后见之,曰:‘世间人为妄语,此直小书生耳。’”同上又载:“刘表子琮往候(司马)徽,遣问在不?会徽自锄园,琮左右问:‘司马君在焉?’徽曰:‘我是也。’琮左右见其丑陋,骂曰:‘死佣,将军诸郎欲来见司马君,汝何等田奴,而自称是邪!’徽归,刈头著帻出见。琮左右见故是向老翁,恐,向琮道之。琮起,叩头辞谢。徽乃谓曰:‘卿真不可,然吾甚羞之。此自锄园,唯卿知之耳。’”则刘表父子皆曾特意慕名见过司马徽,刘琮甚至登门拜访。但司马徽“知刘表性暗,必害善人,乃括囊不谈议时人。”^③余嘉锡在此下注谓《山谷内集》卷十三注引“括囊”下有“畏慎”二字,“畏慎”二字形象地刻画出了司马徽在刘表政权下战战兢兢的心态。司马徽有“知人之鉴”,“刘表性暗,必害善人”就是他对刘表的评判。他所赏识的学生刘廙的哥哥刘望之“有名于世”,为刘表荆州从事,“而其友二人,皆以谗毁,为表所诛”,刘望之“又以正谏不合,投传告归”,被刘表杀害,刘廙也被迫亡命^④。这些无疑对司马徽都是现实的教训,才不得已“智而能愚”。他与宋忠同属当时荆州著名学者,而宋忠有多部著作传世,司马徽则无著作,颇疑他的学说如“黄旗紫盖,恒见东南”之类,不见容于当局,而他又不愿意违心地

① 唐长孺:《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》,载谷川道雄编日中共同研究《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》,日本玄文社,第140页。

② 《全三国文》卷56《刘镇南碑》。

③ 余嘉锡:《世说新语笺疏·言语篇》注引《司马徽别传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67页。

④ 《三国志》卷21《刘廙传》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613~614页。

迎合当政者,故只能当一个好好先生式的“儒生俗士”了。但世间毕竟还知人者,故或谓其为未遇的“奇人”,或谓其为“明镜”^①。刘备也“访世事于德操”^②,足见他仍然受到社会的尊重。

四

与司马徽一样,许多流移人士在刘表时政治上都没有受到重用,王粲与刘表同乡里,其祖父曾为刘表之师。但连王粲都说“士之避乱荆州者,皆海内之俊杰也,表不知所任,故国危而无辅。”^③只是到了曹操时,流移荆州的人士随着曹操返回中原,才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。据《司马徽别传》载:“荆州破,(司马徽)为(曹)操所得,操欲大用,会其病死。”^④则司马徽在曹操占领荆州不久就赍志而没。不过,在司马徽离世半个世纪后,他的学说却仍在世间流传。《三国志》卷48《孙皓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载:“初,丹杨刁玄使蜀,得司马徽与刘虞论运命历数事。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:‘黄旗紫盖见于东南,终有天下者,荆、扬之君乎!’”刁玄使蜀事见于《三国志·孙亮传》吴太平元年(256):“十二月,使五官中郎将刁玄告乱于蜀。”吴自孙权太元二年(252)死后,孙亮继位,短短几年间,内乱不断。先是武卫将军孙峻杀辅政诸葛恪,自擅朝政;孙英、孙仪等先后谋杀峻,事败被杀;孙峻暴卒后,从弟孙琳继之辅政,骠骑将军吕据、卫将军滕胤谋引兵讨琳,事不遂而死;继之,将军孙宪、王惇谋杀孙琳,事觉被杀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刁玄受命出使,“告乱”于盟国蜀汉。刁玄最早为太子孙登宾客,孙登去世前,曾向孙权上疏推荐说“刁玄优弘,志履道真”,是“或宜廊庙,或任将帅”的优秀人才^⑤,他从蜀

① 黄惠贤:《校补襄阳耆旧记》卷一人物:庞德公条载“先贤传云:‘乡里旧语,目诸葛孔明为卧龙,庞士元为凤雏,司马德操为水镜,皆德公之题也。’”载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资料》,第505页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0年。

② 余嘉锡:《世说新语笺疏·言语篇》注引《襄阳记》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
③ 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。

④ 余嘉锡:《世说新语笺疏·言语篇》注引,中华书局,1983年。

⑤ 《三国志》卷59《孙登传》。

出使回来不久,就担任侍中,深受孙亮信重^①。孙亮年方十五岁,始亲政,国内人心不稳,刁玄之所以诈增讖纬“以诳国人”,无非是借以稳定人心。事隔多年之后,孙皓听说此事,仍然相信,高兴地称之为“天命”,并带领“其母妻子及皇宫数千人,从牛渚陆道西上,云青盖入洛阳,以顺天命。”^②

刁玄利用讖纬巩固统治并不是偶然的,他作为“名儒”,曾推崇“明天官达占数”的刘惔^③,自己当也通晓阴阳术数,故能敏感地利用司马徽给刘廙的信“以诳国人”。说明当时在吴国,“儒士”与“术士”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并不能截然分开。

司马徽的学说为什么在蜀国会长期存在?当年他在荆州州学教授时,曾有益州的学生前来就学,如前引《尹默传》。与尹默一起前往荆州就学的还有李仁,《三国志》卷42《李譔传》载:“李譔字钦仲,梓潼涪人也。父仁,字德贤,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,从司马徽、宋忠等学。譔具传其业,又从默讲论义理,五经、诸子、无不该览,加博好技艺,算术、卜数、医药、弓弩、机械之巧,皆致思焉。”李譔在五经诸子之外,兼通卜数之类,故讖纬之学当也在其传授之列。刘备夺取益州时,荆襄人士大批随之入蜀。如襄阳宜城人向朗,少师事司马徽,刘表时为临沮长,刘表卒后归刘备,晚年“潜心典籍,孜孜不倦”,“但讲论古义,不干时事”^④。司马徽的思想有可能就通过他的学生在蜀汉传播。

刘备在蜀汉建国,也利用讖纬之学。《三国志》卷45《杨戏传附何宗传》载:“何彦英名宗,蜀郡郫人也。……先主定益州,领牧,辟为从事祭酒。后援引图、讖,劝先主即尊号。践阼之后,迁为大鸿胪。”何宗以援引图、讖劝刘备称帝而迁官,是刘备利用讖纬之学以提升自己威望。刘备本人也相信图讖。《三国志》卷42《周群传》载:“周群字仲直,巴西阆中人也。父舒,字叔

① 《三国志》卷59《孙霸传》载:“太平二年,(霸子基)盗乘御马,收付狱。亮问侍中刁玄曰:‘盗乘御马罪云何?’玄对曰:‘科应死,然鲁王早终,惟陛下哀原之。’亮曰:‘法者,天下所共,何得阿以亲亲故邪?当思惟可以释此者,奈何以情相迫乎?’玄曰:‘旧赦有大小,或天下,亦有千里、五百里赦,随意所及。’亮曰:‘解人不当尔邪!’乃赦官中,基以得免。”

② 《三国志》卷48《孙皓传》建衡三年注引《江表传》。

③ 见《三国志》卷63《刘惔传》。

④ 见《三国志》卷41《向朗传》及注引《襄阳记》。

布,少学术于广汉杨厚,名亚董扶。任安。……群少受学于舒,专心候业。于庭中作小楼,家富多奴,常令奴更直于楼上以视天灾,纔见一气,即白群,群自上楼观之,不避晨夜。故凡有气候,无不见之者,是以所言多中。……先主定蜀,署儒林校尉。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,问群,群对曰:‘当得其地,不得其民也。若出偏军,必不利,当戒慎之!’……先主……果得地面不得民也。遣将军吴兰、雷铜等入武都,皆没不还,悉如群言。于是举群茂才。”周群以占候之术而知名,刘备争汉中以咨询周群意见,事后又举周群茂才,可见刘备本人也相信术数之学。被称为蜀汉大儒的谯周,其父在治《尚书》外兼通图、纬之学。谯周本人也善图、纬之学^①。谯周在蜀汉担任益州“典学从事,总州之学者”^②,是蜀汉学者也多从事图谶之学,这些都是司马徽之思想学说得以在蜀汉国存在的土壤,故数十年后仍流传在世。

作为“好好先生”的司马徽,与作为“术士”的司马徽,看似矛盾,其实,它不过是动乱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选择。

① 见《三国志》卷42《杜琼传》、《谯周传》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42《谯周传》。